

外儲說左上第三十二

一。明主之道如有若之應密子也。明主之聽言也美其辯其觀行也賢其遠。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離世。其說在田鳩對荆王也。故墨子爲木鳶。謳矣築武宮。夫藥酒用言。明君聖主之以獨知也。二。人主之聽言也不以功用爲的。則說者多棘刺白馬之說。不以儀的爲關。則射者皆如羿也。人主於說也。皆如燕王學道也。而長說者皆如鄭人爭年也。是以言有纖察微難而非務也。故李惠宋墨皆畫策也。

論有深閑大非用也。故畏震瞻車狀皆鬼魅也。言而拂難堅確非功也。故務卜鮑介墨翟皆堅執也。且虞慶誦匠也。而屋壞范且窮工而弓折。是故求其誠者非歸餉也不可。

三。挾夫相爲則責望自爲則事行。故父子或怨譟取庸作者進美羹。說在文公之先宣言與勾踐之稱如皇也。故桓公藏蔡怒而攻楚。吳起懷瘡實而吮傷。且先王之賦頌鍾鼎之銘皆潘吾之迹。華山之博也。然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築社之諺曰辭說也。請許學者而行宛曼於先王。或者不宜今乎。如是不

能更也。鄭縣人得車軛也。衛人佐弋也。卜子妻爲弊袴也。而其少者也。先王之言有其所爲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爲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說在宋人之解書與梁人之讀記也。故先王有郢書而後世多燕說。夫不適國事而謀先王皆歸取度者也。四。利之所在民歸之名之所彰士死之是以功外於法而賞加焉。則上不信得所利於下。名外於法而譽加焉。則士勸名而下畜之於君。故中章胥已仕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平公腓痛足痺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此三士者言

襲法則官府之籍也。行中事則如今之民也。二君之禮大甚。若言離法而行遠功。則繩外民也。二君又何禮之。禮之當也。且居學之士。國無事不用力。有難不被甲。禮之則情脩。耕戰之功。不禮則周主上之法。國安則尊顯。危則為屈。公之威。人主奚得於居學之士哉。故明王論李疵。視中山也。

五。詩曰。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傳說之以無衣紫綬。

子產之以鄭簡。宋襄責之以尊厚。耕戰夫不明分。不責誠。而以躬親。燕下。且為下。乘睡卧。與去。揜弊。微服。孔丘不知。故稱。但孟鄒君不知。故先自。明主之道。

如叔向賦。獵與昭侯之奚聽也。

六。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賞罰不信。則禁令不行。說在文公之攻原。與箕鄭救餓也。是以吳起須故人而食。文侯會虞人而獵。故明主表信。如曾子殺彘也。患在尊厲。王擊警鼓。與李悝謾兩和也。

一。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懼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懼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無術而

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墨子爲木爲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王之巧至能使木爲飛墨子曰吾不如爲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爲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輓拙爲爲。

宋王與齊仇也築武宮謳癸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謳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謳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

者知倦其謳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
四板射稽八板適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夫良藥苦於口而智者勸而飲之知其入而已已疾
也忠言拂於耳而明主聽之知其可以致功也

二宋人有請爲燕王以棘刺之端爲母猴者必三月
齋然後能觀之燕王因以三乘養之右御冶工言王
曰臣間人主無十日不燕之齋今知王不能久齋以
觀無用之器也故以三月爲期凡刻削者以其所以
削必小今臣治人也無以毫而之削此不然物也王必
察之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冶人謂王曰計無

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一曰好微巧衛人曰
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燕王說之養之以五乘之奉
王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人主欲觀之必半歲
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雪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
刺之母猴乃可見也燕王因養衛人不能觀其母猴
鄭有臺下之冶者謂燕王曰臣爲削者也諸微物必
以削削之而所削必大必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鋒
難以治棘刺之端王試觀客之削能與不能可知也
王曰善謂衛人曰客爲棘削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
見之客曰臣請之舍取之因逃見說宋人善辯者也

持白馬非馬也。服齊稷下之辯者。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

夫新砥礪。殺矢彀弩而射。雖冥而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弄逢蒙。不能必全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弄蒙以五寸為巧。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持之。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以功。譽其行而不入關。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

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一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

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一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

狀周君大怒。畫策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此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犬馬難。孰易者？對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燁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容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里如堅石，則不可以剖而以

斟，吾無以瓠爲也。曰：夫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虞慶爲屋，謂匠人曰：屋太尊。匠人對曰：此新屋也。塗濡而椽生，虞慶曰：不厭。夫濡塗重而生椽，撓以撓椽，任重塗此宜卑。更日久，則塗乾而椽燥。塗乾則輕，椽燥則直，以直椽任輕塗，此益尊。匠人誦爲之，而屋壞。一曰：虞慶將爲屋，匠人曰：材生而塗濡，夫材生則撓，塗濡則重，以撓任重，必雖成久必壞。虞慶曰：材乾則直，塗乾則輕，今誠得乾，日以輕直，雖久必不壞。匠人

詘作之成有間屋果壞

范且曰弓之折必於其盡也不於其始也天工人張弓也伏檠三旬而蹈弦一曰犯機是節之其始而暴之其盡也焉得無折曰張弓不然伏檠一日而蹈弦三旬而犯機是暴之其始而節之其盡也工人窮也為之弓折。

范且虞慶之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小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工匠之構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

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費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戲然至日晚必歸饗者塵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

者。三晉也。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然而秦強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三。人爲嬰兒也。父母養之。簡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謂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爲而不周。於爲已也。夫賣庸而播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耕。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畦疇者。非愛主人也。曰。如是。美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矣。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爲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爲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爲心。則父子離且怨。

文公伐宋。乃先宣言曰。吾聞宋君無道。蔑侮長老。分財不中。教令不信。余來爲民誅之。

越伐吳。乃先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掘深池。罷苦百姓。煎靡財貨。以盡民力。余來爲民誅之。

蔡女爲桓公妻。桓公與之乘舟。夫人蕩舟。桓公大懼。禁之不止。怒而出之。乃且復召之。因復更嫁之。桓公大怒。將伐蔡。仲父諫曰。夫以寢席之戲。不足以伐人之國。功業不可異也。請無以此爲規也。桓公不聽。仲父曰。必不得已。禁之菁茅不貢。於天子三年矣。君不

如舉兵為天子伐楚楚伏因遷罷蔡曰余為天子伐楚而蔡不以兵聽從因遂滅之此義於名而利於實故必有為天子誅之名而有報讎之實
吳起為魏將而攻中山軍人有病疽者吳起跪而自吮其膿傷者之母立泣人問曰將軍於若子如是尚何為而泣對曰吳起吮其父之瘡而父死今是子又將死也今吾是以泣

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於此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為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文公反國至河令籩笠捐之蓆蓐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亡二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不欲寡人反國耶犯對曰籩笠所以食也蓆蓐所以卧也而君捐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者也而君後之今臣有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且臣為君行詐偽以反國者眾矣臣尚自惡也而況於君再拜而辭文公止之曰諺曰築社者攜榘而置之端冕而祀之今子與我取之而不與我治之與我置之而不與我祀之

焉可。解左驂而盟于河。

鄭縣人乙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吾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鄭縣人有得車輓者，而不知其名。問人曰：此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俄又復得一，問人曰：此是何種也？對曰：此車輓也。問者大怒曰：曩者曰車輓，今又曰車輓，是何衆也！此女欺我也。遂與之鬪。

衛人有佐弋者，鳥至，因先以其襖麾之。鳥驚而不射也。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夫少者侍長者飲，長者飲亦自飲也。一曰：魯人有自喜者，見長年飲酒不能釀，則唾之。亦効唾之。一曰：宋人有少者，亦欲効善。見長者飲無餘，非斟酒飲也，而欲盡之。

書曰：紳之束之。宋人有治者，因重帶自紳束也。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書曰：既雕既琢，還歸其樸。梁人有治者，動作言學，舉事必文。曰：難之，顧失其實。人曰：是何也？對曰：書言之固然。

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

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說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舉學者多似此類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王登為中牟令上言於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昏已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主曰子見之我將為中大夫相室諫曰中大夫晉重列也今燕功而受非晉臣之意君其耳而未之目邪襄主曰我取登既耳而目之矣登之所取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絕無已也王登一曰而見二中大夫子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貴宅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

叔向御座平公請事公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聞之皆曰叔向賢者平公禮之轉筋而不敢壞坐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

鄭縣人有屈公者聞敵恐因死恐已因生

趙主父使李疵視中山可攻不也還報曰中山可伐

也。君不亟伐，將後齊燕。主父曰：何故可攻？李疵對曰：其君見好巖穴之上，所傾蓋與車，以見窮閭隘巷之士，以數十。伉禮下布衣之士，以百數矣。君曰：以子言論，是賢君也，安可攻？疵曰：不然。夫好顯巖穴之士而朝之，則戰士怠於行陣，上尊學者，下士居朝，則農夫惰於田戰，士怠於行者，則兵弱也。農夫惰於田，則國貧也。兵弱於敵國，貧於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伐之不亦可乎？主父曰：善。舉兵而伐中山，遂滅也。

五。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衣紫，紫賢甚，一國百姓好服紫，不已寡人奈何？管仲曰：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左右適有衣紫而進者，公必曰：少却。吾惡紫臭。公曰：諾。於是日即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一曰：齊王好紫衣，齊人皆好也。齊國五素不得一紫。齊王患紫賢，傳說王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今王欲民無衣紫者，王以自解紫衣而朝，群臣有紫衣進者，曰：益遠寡人惡臭。是日也，即中莫衣紫。是月也，國中莫衣紫，是歲也。境內莫衣紫。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

甲兵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國小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鍾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人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泓谷上。宋人旣成列矣。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贖彊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後鼓士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特爲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爲上。服戰鴈行也。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游少海。傅駑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

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
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
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奔以煩且之良而
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
王欲與官事則何不試習讀法昭王讀法十餘簡而
睡卧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
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孔子曰為人君
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圓水圓

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賔鄒君患之問左
右左右曰君好服百姓不多服是以賔君因先自斷
其纓而出國中皆不服長纓君不能下令為百姓服
度以禁之長纓出以示先民是先戮以蒞民也

叔向賦獵功多者受多功少者受少。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
而與賞因能而受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
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
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
也聽子之謂敗子之道乎亡其用子之謂申子辟舍
請罪

晉文公攻原。原十日糧。遂與大夫期。十日至原。十日而原不下。擊金而退。罷兵而去。士有從原中出者。曰：「原三日即下矣。」群臣左右諫曰：「夫原之食竭力盡矣。君姑待之。」公曰：「吾與士期十日。不去。是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爲也。」遂罷兵而去。原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歸乎？」乃降公。衛人聞曰：「有君如彼其信也。可無從乎？」乃降公。孔子聞而記之曰：「攻原得衛者信也。」

文公問箕鄭曰：「救餓奈何？」對曰：「信。」公曰：「安信？」曰：「信名。信名則詳。臣守職善惡不踰。百事不怠。信事則不失。天時百姓不踰。信義則近。親勸勉而遠者歸之。」

吳起出遇故人而止之食。故人曰：「諾。」今返而御。吳子曰：「待公而食。故人至暮不來。起不食。待之。明日早令人求故人。故人來。方與之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明日會。天疾風。左右止。文侯不聽曰：「不可。以風疾之故而失信。吾不爲也。」遂自驅車往。犯風而罷。虞人謂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隨之而泣。其母曰：「女還。顧反爲女殺彘。適市來。」曾子欲捕彘殺之。妻止之曰：「特與嬰兒戲耳。」曾子曰：「嬰兒非與戲也。嬰兒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學者也。聽父母之教。令子欺之。是教子欺也。父

欺子而不信其毋非以成教也。遂烹堯。楚厲王有警，爲鼓以與百姓爲戍。飲酒醉過而擊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之。

李悝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日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悝。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患也。一曰：李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曰：上矣。於是皆爭上。其明年與秦人戰，秦人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

右傳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毋得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也。惠嗣公使人僞關市，關市呵難之，因事關市以金。關市乃舍之。嗣公謂關市曰：其時有客過而子汝金，因譴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爲明察。

韓非子卷之十一

順齋張鼎家
激伯南按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一。以罪受誅。人不怨上。罪當故胡危坐子阜。阜在

怨之心明者以功受賞。臣不德君。功當故不崔瑗操

右契而乘軒。功當受寵故襄王不知。不知功當故昭

卯五乘而履。驕。卯西却秦東止齊大矣而王唯養之

上不過任臣。不誣能。即臣將為失少室周。周以勇力

信不誣人有勇力多

二。恃勢而不恃信。恃勢則信者不生心故東郭牙議

管仲。公欲專仲國柄牙以仲雖忠矣儻不忠恃術而

管子外儲說左下第三十三

不恃信。故渾軒非文公。晉文公以箕鄭信誠以為原

以術御臣而恃其何也故有術之主信賞以盡能必罰以

禁邪。雖有駁行必得所利。駁行不貞白簡王之相陽

虎。虎逐魯疑齊是行駁也趙王哀公問一足。問孔子

足若何曰夔及夔惡心然所以夔禍者也公曰其信一足故曰一足

三失臣主之理則文王自履而矜。君雖有師臣當亦

顧之役文王理解左右庶可使者是亦失士不易朝

也。託言君所與者皆其師是矜過而飾非也燕之處則季孫終身莊而遇賊。朝堂莊燕當試今季

也四。利所禁禁所利雖神不行。當禁而利當利而禁如

譽所罪毀所賞雖堯不治。此雖堯不治况非堯乎夫

為門而不使入。門不入不委利而不使進。與利不進

亂之所以產也。進門不使入利不使齊侯不聽左右魏

子不聽譽者而明察照群臣則鉅不費金錢。鉅費金

故也辱不用玉辟。辱用玉以魏西門豹請復治鄴

足以知之。乃初治鄴不事左右故君奪之後治事之君

猶盜嬰兒之矜裘與跖危子榮衣。盜者子不耻其父

人跖者見不耻其父跖以跖所子綽左右畫。左畫圓

者不榮人人所誦媚為非猶是去蟻驅蠅。以骨去蟻以魚去

必不得俱能成喻用左安得燕桓公之憂索官。公聽左右索官無

石言愈諂石言亦不能得賢也。石愈諂

與宣王之患驪馬也

王不察掌馬者竊
勿豆但患馬驪也

五。臣以卑儉為行則爵不足以勸賞寵光無節則臣

下優偪說在苗賁皇非獻伯孔子議晏嬰

獻伯為相
妻不衣帛

晏嬰亦然故
非其太逼下

故仲尼論管仲與孫叔敖

仲有三歸以
其大奢教有

擣餅以
其大儉

而出入之容變陽虎之言見其臣也而簡主

之應人臣也失主

虎言居齊已有三人及其得罪
而三人為君執逐虎言明已無

私簡主應以私臣之事言其舉
非之譬樹荆棘者反得其利也

朋黨相和臣下得欲

則人主孤群臣公與下不相和則人主明陽虎將為

趙武之賢解狐之公

此二人皆以公舉人內不避干
外不避讎虎言已舉亦同之也

而簡主以為枳棘非所以教國也

王云所舉害已與
枳棘者同此反教

私也

六。公室卑則忌直言私行勝則少公功說在文子之

直言武子之用杖

武子文子父子好直言武子曰
夫直言者必危身而禍及父也

產忠諫子國譙怒

國怒曰夫忠諫者必
臣而又危難於父也

梁車用法

而成侯牧璽

車為鄭令其妨犯法
趙侯以為不慈免其官也

管仲以公而

國人謗怨

仲不報封人之恩
賢是用人怨謗也

一。孔子相衛弟子子臯為獄吏別人足所踣者守門

人有惡孔子於衛君者曰尼欲作亂衛君欲執孔子

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踣危引之而逃之門

下室中吏追不得夜半子臯問踣危曰吾不能虧主

之法令而親跗子之足。是子報仇怨之時也。而子何故乃肯逃我。我何以得此於子。跗危曰。吾斷足也。固吾罪當之。不可奈何。然方公之獄治臣也。公傾側法令。先後臣以言。欲臣之免也。甚而臣知之。及獄決罪定。公愀然不悅。形於顏色。臣見又知之。非私臣而然也。夫天性仁心。固然也。此臣之所以悅而德公也。跗者

行步危故曰跗危也

田子方從齊之魏。望翟黃乘軒騎駕出。既乘軒車又有輕騎方

以為文侯也。移車異路而避之。則徒翟黃也。徒獨方問

曰。子奚乘是車也。曰。君謀欲伐中山。臣薦翟角而謀

得果。且伐之。臣薦樂羊而中山拔。得中山。憂欲治之。

臣薦李克而中山治。是以君賜此車。方曰。寵之。稱功

尚薄。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齊荆攻魏。卯東

說而齊荆罷。魏襄王養之以五乘將軍。養之以五乘使為將軍也

卯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

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今

臣罷四國之兵。而王乃與臣五乘。此其稱功。猶羸勝

而履躄。羸利也。謂賈者羸利倍勝。今以薄賞報大功。猶羸勝之人履草屨也。

孔子曰。善為吏者樹德。不能為吏者樹怨。槩者平量

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國者不可失平也。

少室周者古之貞廉潔慤者也。為趙襄主力士，與中牟徐子角力，不若也。入言之襄主以自代也。襄主曰：子之處人之所欲也，何為言徐子以自代？曰：臣以力事君者也。今徐子力多，臣不以自代，恐他人言之而為罪也。有蔽賢一曰少室周為襄主驂乘，至晉陽，有力士牛子耕與角力而不勝。周言於主曰：主之所以使臣騎乘者，以臣多力也。今有多力於臣者，願進之。

二、齊桓公將立管仲，令羣臣曰：寡人將立管仲為仲父。善者入門而左，不善者入門而右。東郭牙中門而立。公曰：寡人立管仲為仲父，令曰善者左，不善者右。今子何為中門而立？牙曰：以管仲之智為能謀天下乎？公曰：能以斷為敢行大事乎？公曰：敢。牙曰：君知能謀天下，斷敢行大事，君因專屬之以國柄焉。以管仲之能乘公之勢，以治齊國，得無危乎？公曰：善。乃令隰朋治內，管仲治外，以相參。

晉文公出亡，箕鄭挈壺餐而從，迷而失道，與公相失，飢而道泣，寢餓而不敢食。及文公反國，舉兵攻用苑，而按之。文公曰：夫輕忍飢餒之患，而必全壺餐，是將不以原叛，乃舉以為原令。大夫渾軒聞而非之，曰：以

不動壺餐之故。怙其不以原叛也。不亦無術乎。故明主者不恃其不我叛也。恃吾不可叛也。不恃其不我欺也。恃吾不可欺也。

陽虎議曰。主賢明則悉心以事之。不肖則飾姦而試

之。遂於魯。疑於齊。走而之趙。趙簡主迎而相之。左右

曰。虎善竊人國政。何故相也。簡主曰。陽虎務取之。我

務守之。我既守則彼不能得利遂執術而御之。陽虎不敢為非。

以善事簡主。與主之強。幾至於霸。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古者有夔一足。其果信有

一足乎。孔子對曰。不也。夔非一足也。夔者忿戾惡心

人多不說喜也。雖然。其所以得免於人害者。以其信

也。人皆曰。獨此一足矣。豈豈非一足也。一而足也。哀公

曰。審而是固足矣。

一曰。哀公問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

故一足。彼其無他異。而獨通於聲。堯曰。夔一而足矣。

使為樂正。故君子曰。夔有一之非。一足也。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絺。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心所與居。皆其所畏

也。言有德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能敬順君下君

之所與居。皆所侮也。材輕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

在。是以難之也。

三。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韞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王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季孫好士。終身莊。居處衣服常如朝廷。而季孫適懈。有過失。暫廢其而不能長為也。矜莊也以客以為厭。易已。相與怨之。遂殺季孫。故君子去泰去甚。

南宮敬子問顏涿聚曰。季孫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與坐者以十數。向遇賊何也。曰。昔周成王近優侏儒。以逞其意。而與君子斷事。是能成其欲。於天下。今季孫

養孔子之徒。所朝服而與坐者以十數。而與優侏儒斷事。是以遇賊。故曰不在所與居。在所與謀也。

孔子御坐。然魯哀公。哀公賜之桃與黍。哀公請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飯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對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蓀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聞也。君子以賤雪賢。不聞以賢雪賤。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蓀之下。是從上雪下也。丘以為妨義。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

簡主謂左右。車席黍美。夫冠雖賤。頭必戴之。履雖賤。

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大美，吾將何履以履之？履所

太美則更無美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

履以履之也夫美下而耗上。言席美則履又當美

不已則居上妨義之本也。

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悅之，諸侯附焉，不可不

誅。不誅必為殷禍。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費仲曰：冠

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今西戎昌

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為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

不以其賢為其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

紂曰：夫仁義者，上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

可，三說不用，故亡。

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

對曰：博者，賢臬。勝者必殺臬，殺臬者是殺所賢也。儒

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又問曰：儒者戈乎？曰：不也。戈

者從下害於上者也。是從下傷君也。儒者以為害義，

故不戈。又問儒者鼓瑟乎？曰：不也。夫瑟以小絃為大

聲，以大絃為小聲，是大小易序。賢賤易位，儒者以為

害義，故不鼓也。宣王曰：善。仲尼曰：與其使民諂下也，

寧使民諂上。諂下則朋黨

四。鉅者齊之居士，孱者魏之居士。齊魏之君不明，不

能親照境內而聽左右之言，故二子費金璧而求入

仕也。

西門豹為鄴令。清剋潔。慙。龜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

簡左右。不事君左右也。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

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

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

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

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

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納璽而

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願子勉為寡

人治之。遂不受。不受豹所

齊有狗盜之子。與刑危子戲。而相誚。盜子曰。吾父之

裘獨有尾。言裘尚有所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別

子綽曰。人莫能左畫方而右畫圓也。以肉去蟻。蟻愈

多。以魚驅蠅。蠅愈至。

桓公謂管仲曰。官少而索者眾。寡人憂之。管仲曰。君

無聽左右之請。因能而受祿。錄功而與官。則莫敢索

官。君何患焉。

韓宣子曰。吾馬菽粟多矣。甚臞。何也。寡人患之。周市

對曰。使騶盡粟以食。雖燕肥不可得也。名為多與之

其實少。雖無驪亦不可得也。王不審其情實。坐而患之。馬猶不肥也。

桓公問置吏於管仲曰。辯察於辭。清潔於貨。習人情。夷吾不如絃商。請立以為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

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為大行。墾草仞邑。仞入也。所食之邑能

入其租稅辟地生粟。臣不如甯武。請以為大田。三軍既成。

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為大司馬。犯顏直諫。臣不如東郭牙。請立以為諫臣。治齊此五

子足矣。將欲霸王。夷吾在此。

孟獻伯相魯。堂下生藿藜。門外長荆棘。食不二味。坐

陽虎去齊。走趙簡王。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

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搜索於虎也。

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

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

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

夫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

人。故君子慎所樹。

中牟燕令。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也

邠之肩髀。寡人欲得其良令也。誰使而可。武曰。刑

伯子可。公曰。非子之讐也。曰。私讐不入公門。公又問

曰。中府之令。誰使而可。曰。臣子可。故曰。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趙武所薦四十六人。及武死。各就賓位。其無私德若此。

平公問叔向曰。群臣孰賢。曰。趙武。公曰。子黨於師人。

向武之屬大夫武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所舉士也。數

十人。皆令得其意。叔向而公家甚賴之及武子之

亡也。不利其家。死不託於孤臣。敢以為賢也。

解狐薦其讎於簡主。以為相。其讎以為且幸釋已也。

乃因往拜謝狐。乃引弓送而射之。曰。夫薦汝公也。以

汝能當之也。夫讎汝吾私怨也。不以私怨汝之故。擗

汝於吾君。故私怨不入公門。

解狐舉邢伯柳為上黨守。柳往謝之。曰。子釋罪。敢不

再拜。曰。舉子公也。怨子私也。子往矣。怨子如初。

鄭縣人賣豚。人問其價。曰。道且暮。安暇語汝。

六。范文子喜。直言武子擊之。以杖。夫直議者不為人

所容。無所容。則危身。非徒危身。又將危父。

子產者。子國之子也。子產忠於鄭君。子國譙怒之。曰。

夫介異於人臣。而獨忠於主。主賢明能聽汝。不明將

不汝聽。聽與不聽。未可必知。而汝已離於群臣。離於

群臣。則必危汝身矣。非徒危已也。又且危父。

梁車新爲鄴令。其姊往看之。暮而後門閉。因踰郭而入。車遂刖其足。趙成侯以爲不慈。奪之璽而免之。令管仲束縛。自魯之齊。道而飢渴。過綺烏封人而乞食。烏封人跪而食之。甚敬。封人因竊謂仲曰。適幸及齊。不死而用齊。將何報我。曰。如子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怨之。

韓非子卷之十二

伯齋張鼎家

韓非子卷之十二

外儲說右上第三十四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而道行之難。是與獸逐走也。未知除患。患之可除。在子夏之說。春穉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女。萌。故季孫讓仲尼以遇勢。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而臧獲不乘驥。嗣公知之。故而駕鹿。薛公知之。故與二樂博。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二之牧臣也。說在畜馬。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射者衆。故人主共矣。是以

好惡見則下有因而人主惑矣。辭言通則臣難言而主不神矣。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惠在國年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其茂之道穴聞也。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卮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媪之決蔡姬也。知賚不能以教歌之法。先稷之共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頡皆違其情者也。故能使人殫瘁者必其忍痛者也。

右經

一。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內者加焉不變則其除之。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景公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太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文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

甚得齊民。家富賈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府無餘財。宮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惠施於民也。已與二弟爭居二年。二弟出走。公子夏逃楚。公子尾走晉。

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登栢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泱泱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

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小斗斛區釜以收之。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賢於山澤之魚。鹽之蠶。蠶不賢於海。君重歛而田成氏厚施。齊嘗大飢。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成氏者。不聞不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今田成氏之德而民之歌舞。民德歸之矣。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爲之柰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

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治其煩亂。緩其刑罰。賑貧窮而恤孤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

或曰。景公不知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與之安。用六馬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與之利。捐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民。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

子夏曰。春。龜之記。曰。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所以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竊間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

季孫相魯。子路爲令。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子路以其私私。飲粟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

衢而飡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飡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回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飡民，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飡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飡之，將奪肥之民耶？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喬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殺之，以爲首誅。周公曰：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

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爲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凡充己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君乎。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

正。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於馬。已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却馬於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旦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之矣。周公旦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爲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其亂法易教。

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不
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以旋其軫也。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
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然而有百金之
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今
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欒子者。曰。陽胡潘其於
王甚重。而不爲薛公。薛公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
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詎之人二百金。方博有

間。謁者言客張季之。子在門。公拂然怒。撫兵而授謁
者曰。殺之。吾聞季之不爲文也。立有間。時季羽在側。
曰。不然。竊聞季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乃輟不殺。
客而大禮之。曰。曩者聞季之不爲文也。故欲殺之。今
誠爲文也。豈忘季哉。告廩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
金。告騶私廩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
妾二十人。并遺季也。欒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
爲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競勸而遂爲之。
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
之人主乎。夫馴鳥斷其下領。馬斷其下領。則必恃人

而食焉。得不馴乎。夫明主畜臣亦然。令臣不得不利君之祿。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二由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其知見人惑之。不知見人匿之。其無欲見人司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惟無爲可以規之。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人且知女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聞之曰。子方知欲爲廩而未得。所以爲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者奚賢。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柰何其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也。故曰。然則爲天下何以爲此廩。今人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自爲廩乎。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爲而無見也。其可以爲此廩乎。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乃獻玉珥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皆賢。於王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

置之。於是爲十玉珥。而美其一。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行。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曰。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其人臣者也。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

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道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穰起攻韓。犀首爲將。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何哉。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至賢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注漿哉。今爲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爲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曰。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無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爲人主而漏泄其群臣

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
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
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

三。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懸
幟甚高。然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揚倩
倩曰。汝狗猛取。狗猛則酒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狗逐而齧之。此酒所
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狗。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
以明萬乘之主。大臣爲猛狗。迎而齧之。此人主之所
以蔽賢。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

治國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
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
其中。燻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
則比周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
諸臣百吏以爲富。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
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爲
已者必利。而不爲已者必害。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爲
猛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爲社鼠而間主之情。
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

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為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

又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敗其所察。則難也。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鞞。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廷理斬其鞞。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我

誅戮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者，且臣乘君而下尚校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上子乃還走避舍，露宿三日。北面再拜請死罪。一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於茅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茅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茅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遂驅之。廷理固爭，交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入爲王泣曰：廷中多潦，車至茅門，廷理曰：非法也。舉受

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於矣。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窺也。然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窺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

嫗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
蔡嫗。人主之蔡嫗。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
夫行私者。繩之外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
與法之內。雖也。不相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
吾欲與子皆行。薄疑曰。媼也。在中。請歸與媼計之。衛
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
衛君曰。吾以請之媼。媼許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
衛君之疑。奚與媼。媼曰。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
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與疑計家事已決矣。
乃更請決之。然卜者蔡嫗。令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
決計。必與他蔡嫗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爲臣矣。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詘之。其聲反清。徵者乃教之。一
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
徐不中徵。不可謂教。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
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
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
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
以與萬衆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
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

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爲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爲組。令之如是。而今也。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庖酒豆肉。集於宮。壺酒不清。生肉不布。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施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有

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爲慎產也。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爲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賚。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爲期。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賚重如彼。

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然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原克之。伐衛東其畝。取五鹿。攻陽勝。虢伐曹。南圍鄭。反之。陣罷。宋圍還。與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遂為踐土之盟。遂城衛。雍之義。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從狐偃之謀。假顛頡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非。如是。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曰也。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以解左驪。說右驪者。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韓非子卷之十三

韓非子卷之十三
徵伯齋張鼎亥
由校刊

韓非子卷之十四

外儲說右下第三十五

一。賞罰共則禁令不行。故曰臣操之共也。何以明之以造父

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及子罕為出彘。罕行罰一

纂君亦威分田恒為圃池。擗行賞人歸之因茲簡故

宋君簡公弒。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

琴也。王造誠能御車使共操轡則不進田成信善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則法曲君明於此則正賞

罰而非仁下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誅罰生於罪。罪

則罰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

生則罰

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以

常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而不發五苑。應侯欲發蔬

昭王以為無功也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

田章。鮪教子章曰富國家而公儀辭魚。以為達法受

受不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故蘇代非齊

王。以令燕王專任子之人主鑒於士也。而居者不適

不顯。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燕王言禹傳位

人主無所覺寤。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而况借於

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共車同族者吳

章知之。故說以學。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塞

明主之道。王烈中虎目而惡之左右或言平如周行

人之却衛侯也。衛侯君名辟彊行人以辟彊天子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而有

獨善之民。吏雖亂賢人不改操殷不聞有亂民而有

獨治之吏。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說

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木動引網綱

故失火之畜夫。不可不論也。救火者吏操壺走火則

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明主執故所過術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

者。如造父之遇驚馬。牽馬推車。則不能進。代御執轡

持筴則馬咸驚矣。是以說在推鍛平夷，榜檠矯直。不

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兌用趙餓主父也。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踞轅而歌，以上

高梁也。其患在銷簡，已核吏清，輕重臣欲稅吏問輕

已吏因擅意曰薄疑之言，國中飽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解而怨，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

腐財，怨文曰因有腐財則人怨。有怨妻者以告仲

無妻，不然則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

泣也。前礙飾後礙錯既不得前却遂旁而

右經

一。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恣

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以轡筴專制之然馬驚於

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

於出彘也。彘亦令馬可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筴不用

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

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故王良造

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吃叱之，

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

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撤下，

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

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忍渴百日服習。効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瓦突出於溝中。為驚駕敗。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宋君曰諾。於是出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然是大臣畏之。細民

歸之。處期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處以

奪其君國。

罕用刑服國是出威懼馬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

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

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

以仁濟物也圃池也

一曰。造父為齊

王駙駕。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

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

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雖造

父不能治。今簡公之以法禁其衆久矣。而田成恒利

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

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其逸出於實中。馬退而却。笑不能進前也。馬驛而走。轡不能正也。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賀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朞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問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二。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毀也。罰之也。夫非令而擅禱者。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

堯舜矣。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罰也。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設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

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蔬菜橡栗

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

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

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

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一曰：令發五

苑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是用民有功與無功爭取

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田鮪教其子

曰：章曰：欲利而身先利，而君欲富而家先富，而國一

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王賣官爵，臣賣智力，故自恃

無恃人。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惟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我又不免於相，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三子之相，燕賢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

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見燕王，曰：「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之也。」

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潘壽謂燕王曰：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之子之。大重。一曰：潘壽闕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之，將傳國於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爲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已上，皆劾之子之。子之大重。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淺媚者，巖穴之士徒也。今巖穴之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褫之資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

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以上皆効之子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一曰不可復憎，不可以佯憎人，一曰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菟與虎而輟，輟而盼然環其

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

目可惡過此，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

衛君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侯辟疆，周行

人却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號。開辟疆土者衛君

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遠哉！禁偏

虛名，不以借人，況實事乎？名辟疆，木必能必疆，故曰虛也。

四：搖木者，一一攝其葉，則勞而不徧；左右拊其本而

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下，善

張網者引其網不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網而魚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

治吏不治民

治吏猶引網理人猶張目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趣使人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王不躬小事造父方稱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噐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乃始檢轡持策末之用也而馬轡驚矣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今身使佚且寄載有德於

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

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猶不免亂

術則國之轡策也

有術

以御之身處佚樂之地又制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爲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

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

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檠故身死爲戮而

爲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聞齊王入趙

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則威

勢輕而臣擅名一曰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歲

之計。王不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斗石參升之計。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爲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揄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亂乃始生。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爲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殺生之柄。故劫於李兌。

五。茲鄭子引輦上高梁而不能支。茲鄭踞轅而歌。前者止後者趨。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未及及。桓

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占人行事或有不合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

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

厭忠信。禮繁。緝以曰繁。禮唯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

偽。非謂詐不能制勝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

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

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苟且多獸。後必無獸。以

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因詐得。則必以詐偽。文

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

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遇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奚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按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也。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與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

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

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妄歎宜哉乎。

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基年。則畝正。和謙故。正也。河

濱之漁者爭抵。抵水中高地。釣者依之。舜往漁焉。基年而讓長

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惡也。舜往陶焉。基年而器牢。仲

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之事。而舜往為之者。

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

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

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為之。仲尼明察。

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

又何德之化。若堯以聖在上。則自有舜之救敗也。則

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

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

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

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

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

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且舜救敗。基年已一過。三年

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有已。以有盡逐無

已。所止者寡矣。賞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者賞。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平日而海內畢矣。奚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徐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也。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豎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牙爲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烝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愛君。開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父官不歸。其母不愛。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僞不長。蓋虛不久。言蓋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

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豎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王者。盡死力亦不愛也管仲將不用也。曰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

忠臣也。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其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功者舉用之。自雖有豎刁。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君垂爵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之所出也。君計臣力。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豎刁。一豎刁又至。非絕姦之道也。

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擅主也。有擅主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蔽於後。可賞賞可罰罰。無所蔽舉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

張孟談曰。晉陽之事。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矣。吾群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敢侵職。群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陽也。令不行。禁止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灌之曰。甞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

子有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爲人臣者。乘事而有功。則賞。今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臣有不驕。僅令臣禮非有善不賞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臣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賞。

晉平公與群臣飲。欬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嘆息是非

君人者之言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爲寡人戒。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臣之於君也。今師曠非平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夫爲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今師曠非平公之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喜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蘖極諫而飾弒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爲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

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四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史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衆。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從而禮之。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是隱也。宜刑德。而隱不為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用故宜刑也。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晉伐齊也。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郟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郟子因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郟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郟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殉。是重不辜也。既斬不辜。殉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郟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郟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郟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郟子且後至也。夫郟子

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殉既不得

一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

涉者之脛也奚分於紂之謗此助為虐更益謗也且民之望於

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得斬謂不幸也且望郅子之得之也

望郅子正今郅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聞

也故曰郅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且郅子之往

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所以為非而勸之以

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

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郅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

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賤矣然而臣

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疏

於是立以為仲父霄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

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疏

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

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

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

不緣桓公是無君也謂擅出其令故曰不緣也國無君不可以為

治若負桓公之威下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

奚待高國仲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

宦官之卑者也之下。徵令者不辟尊賢。不就卑賤。二官雖卑奉命徵令

亦不以尊即避卑即就也故行之而法者。雖巷伯信乎卿相行之

而非法者。雖大吏誅乎民萌。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

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貪欲富賢。必闇而不知術

也。故曰管仲有失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繆留

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魏也楚兩用昭景

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

而外市。與隣國交私以示已利故曰外市也則國必憂矣。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伊尹仲

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霸。成湯不王也。

潛王一用淖齒。而手死平東廟。主父一用李兌。減食

而死。主有術兩用不為患。無術兩用則爭。爭事而外

市一則專制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

用一。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

是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平曰。子宮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之圃。晏

子再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朝暮趨之。不可

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賚賤乎。是時景公繫於

刑晏子對曰。踴脊高履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

景公造亡之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賢。踴非其誠也。欲便辭以止多刑也。問

而應非深思也。亂國重興豈惡刑多在當與不當耳不在多少。此不察治之患也。夫

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雖少猶以為多也。無以不當聞。而以

太多說。無術之患也。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非不止。

即治亂之刑。如熱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

當否。而以大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穗。

患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而害

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

有國之恥也。公胡其不雪之以政。公曰。胡其善。因發

囹圄。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

胡不復遺冠乎。或曰。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

桓公之恥。於君子矣。使桓公發囹圄。而賜貧窮。論囹

圄而出薄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公

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為遺冠也。

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義之恥。於君子矣。

且夫發囹圄。而賜貧窮者。是賞無功也。論囹圄出薄

罪者。是不誅過也。夫賞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

得賜常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
望遺冠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
可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昔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
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
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
請解炮烙之刑智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
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知禍難
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
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
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
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
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
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賓胥無善削

縫言損益若女工翦削彌縫

隰朋善純緣

言增飾若女工之純緣也

衣成君舉

而服之亦臣之力也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
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
為人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

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

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

叔處干而干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

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里門也。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矢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

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

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

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

告仲父者三。有司三請皆告仲父。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辭優。優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

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君人
爲勞於索人。何索人爲勞哉。伊尹自以爲宰于湯。百
里奚自以爲虜于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
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
已矣。索賢不爲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
以賞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奚其勞
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
刑名參之。以事遇於法則行。不遇於法則止。功當其
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
釋也。君人者焉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
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
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
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奚遽易哉。管
仲非周公。且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
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
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讐。背死君而事其讐者。必不難。
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
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
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未可知也。若使
管仲大賢也。且爲湯武。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

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爲田常。田常簡公之臣也。而弑其君。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旦亦明矣。然爲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然爲湯武有桀紂之危。爲田常在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出尸而不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如彼。其專也。故曰

桓公闇生

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宛言。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宛貨。君子不聽宛言。不受宛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宛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三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

必不誠之言也。入多之爲窳貨也。未可遠行也。李子
之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
入多者穰也。穰豐多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
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
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
人力於織紵。則入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上地之宜。
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
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
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
衣食宮室器械周於資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
人爲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
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
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窳貨者。
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犀楯犀櫓立於矢石之所及。子簡

以羣爲櫓。櫓而自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

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責而對曰。臣聞之。亦有

君之不能耳。無弊者。君之不能昔者吾先君獻公并

國十七。服國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

歿。惠公即位。淫行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案侵。去降十

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歿，文公授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刑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楯櫓，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不如聞行人四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不見所以用人也。文能以賞信必罰，亦必去櫓親立於矢石。

簡子示可以速去脅櫓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所愛親也。孝子所以輕犯矢石而敬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

也。犯難救死，百人無一也。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

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之誣也。能孝於親者，尚百無一，況於百族終行孝哉？是誣也。好利惡害，夫人之

所有也。賞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順齋張鼎校刊